

傳統與顛覆故事在教室的並用與影響

林逸君

摘要

因極權帝國主義種族優越的偏見，給人類帶來二次世界性的毀滅大戰 —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人類開始了解，「偏見」對人類生活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去除人類偏見」的重要。也就是，尊重個人的不同與差異，建構一個相互尊重「人人均等」的社會，才是國際間能和平相處與共存之道。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使用故事來幫助兒童去除偏見，成為當代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

在「去除偏見」這樣的氛圍下，很多傳統的故事被重新探討和檢查，目的是要了解，故事是透過甚麼樣的方式傳達和建構偏見，故事又傳達了甚麼樣的偏見，因應而生的是「顛覆」故事的產生，以期能幫助兒童去除偏見。本研究認為，要幫助兒童了解偏見是如何被建構和去除偏見，把傳統與顛覆故事在教室同時並用，是重要方法之一。因此，本研究決定，進行從去除「一般歧視」議題之探討，到去除「當代重要歧視」，也就是族群、性別、和階級歧視議題之探討。為了進行這樣的探討，本研究選取四組有名的故事來討論。這四組故事，共由八個故事組成。而每組故事是依傳統與顛覆概念所組成的故事組，透過這樣的選與組合，本研究希望能說明，如何把傳統與顛覆故事同時在教室並用，是可幫助兒童了解偏見是如何被建構和去除偏見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期一個「人人均等」的社會能被建構。

關鍵詞：歧視、族群、性別、階級、兒童文學。



The Use of Traditional with Non-traditional Tales in the Classro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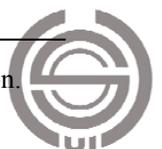
Yi-Chun Lin

Abstract

Man's biases of their superiority to other races are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that triggered the two wars: World War One and Two. After humans suffered from pain and loss caused by the two wars, humans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their overwhelming sufferings were simply because they held biases in their minds. In order to co-exist peacefully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and other races, it is important to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pertaining not only to race, but also to gender roles, social ranks, age differences, and so on. By doing so, we can then create a harmonious global village for everyone to co-exist in.

One of the ways to achieve this goal is to help children learn how and in what ways tales can convey biases as well as how tales can create an impact on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s the readers have already mentally established. To do this, four groups of eight tales in total are chosen and discussed. The purpose of this is to show how tales can help construct biased concepts and how tales can also be used to help eliminate biases. These four groups of tales are also selected and formed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s pertaining to general biases and specific biases such as race, gender roles, and social classes or ranks. This study intends to suggest that if teachers try to use and share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or subversive) tales with children in the class, they can help children eliminate their biases. By doing so, hopefully, we can be led to the path where an equal social structure can be created. Thereby, nations can have their peace.

Keywords: bias, race, gender role, social rank, children's literature.



一、前言

故事有很多功能，和不同用途可被使用，但人類在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傷痛，了解「偏見」對人類世界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使用故事來幫助兒童去除偏見，成為當代故事被使用的眾多但重要的功能之一。猶如眾所周知的，人類會發動二次世界性大戰，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某些國家因極權帝國主義種族優越的驕傲，加上當時「適者生存」的概念，這些國家即用征服其它國家、征服世界來證明自己的強與優越，而「適者生存」的概念，即成為這些強權帝國國家合理化征服弱小國家的理由。試想，一個國家用發動戰爭，攻擊其它國家，就能證明自己國家的強和優越嗎？而一個弱小的國家就應該要接受它會被侵略、被剝削的處罰和命運嗎？事實上，仔細一想，其實，每個族群都有它們的特色，也很優越，盲目的認為自己比別人強，就發動戰爭攻擊別人，毀壞別人的家園，摧殘別人的生命，對其它族群造成永難抹滅的傷痛，是人類族群間的相處之道嗎？顯然的，兩次世界大戰的苦難，源自於人類的偏見。

要避免人類再次的相互殘殺，避免錯誤再次的產生，教育人類，教育下一代去除偏見，像是族群間的階級，尊重個人的不同與差異，有人權均等的概念，才是解決問題之道。為了能達成這個目標，使用故事來幫助兒童去除偏見，也就是，發揮故事此一功能——「影響讀者去除偏見」，成為當代教育，不但是最基本的，也是重要的目標之一，以期能建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和地球村，國際間也才能和平相處與共存。Russell (2005)這樣跟我們解釋，為何「去除偏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教育的重要目標：

A dramatic change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children occurred shortl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ollapse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at the end of the war also spelled the



end of the old class systems – socialism was on the rise and education was seen as the means of overcoming the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that had contributed to the war. (p. 19)

在「去除偏見」這樣的氛圍下，很多傳統的故事重新被探討和檢查，目的是想要了解，故事是怎樣傳達、建構偏見，故事又傳達了甚麼樣的偏見。這些被檢查的偏見，其範圍很廣，除了上述的階級偏見之外，也包含了種族、性別、年紀、和職業等等的偏見，而這些偏見，無疑的都是人類間苦痛的來源和無法和平共處的原因。在了解故事可能幫助建構了這些的偏見之後，因應而生的是「顛覆」、「非傳統」或是「去除偏見」的故事一一被產生，以期能幫助兒童去除偏見，了解並學會尊重個人的不同與差異，進而能建構一個「人人均等」的社會。

在了解這樣的歷史背景之後，本研究認為要幫助兒童知道「偏見」是如何被建構和「去除偏見」，其方法之一，就是把傳統與顛覆故事在教室同時並用，也就是，透過傳統與顛覆故事在教室同時使用的方式，來幫助兒童了解「建構」和「解構」閱讀過程是如何產生，如此，兒童才能有較多的機會思考，他或她們想要建構的社會是甚麼樣的一個社會。

在那些被重新檢查的傳統故事，幾乎都是相當有名的故事，像是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等等，那些被重新改寫的「顛覆」性故事，通常也是針對這些有名的故事做顛覆，很多「顛覆」性的故事，因為顛覆有名的故事，其自身也隨之有名。也就是說，不管是被檢查的傳統故事，或是被重新改寫的「顛覆」性故事，其實都是相當有名的故事，因之，也是具有影響力的故事，這些故事應該都是能被選取出來做探討的。但要在一篇研究中，探討所有傳統的故事和可能與之對應「顛覆」性的故事是不可能的，本研究因此決定選取四組故事來做探討。



瀏覽當代一些被檢查的故事，和針對這些故事所寫出來的「顛覆」性故事，立即可發現，有些作者的目的是希望運用故事來幫助兒童去除「一般歧視偏見」，例如，巫婆就是既定成俗被偏頗的認為是邪惡的壞人，因之，有些故事即會顛覆巫婆就是壞人這樣的意象，以期讀者對巫婆的意象能改觀。而有些故事則是希望用來幫助兒童去除「當代重要歧視偏見」，像是性別、階級、和種族等特定歧視之概念。事實上，任何歧視和偏見都可能為人類帶來傷害，但如上所述，要在一篇研究中，探討所有歧視議題是不可能的，因此，本研究決定囊括性的從聚焦在去除「一般歧視」議題之探討，到去除「當代重要歧視」議題之探討，而「當代重要歧視」議題，指的就是性別、階級、和種族等歧視之議題，所選取的以下四組故事就是在這樣的概念下產生的：

1. Hunia(1993)的三隻小豬(*Three Little Pigs*) / Trivizas(1993)的三隻小狼和大壞豬(*The Three Little Wolves and the Big Bad Pig*)
2. Bradshaw(2000)的白雪公主和七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ves*) / Munsch(1980)的紙袋公主(*The Paper Bag Princess*)和 Zolotow(1972)的威廉的洋娃娃(*William's Doll*)
3. Perrault(1990)的穿長靴的貓(*Puss in Boots*) / Demi(1980)的馬良和他的神奇畫筆(*Liang and the Magic Paintbrush*)
4. Polacco(1993)的芭芭雅嘎奶奶(*Babushka Baba Yaga*)

這四組故事的組合，雖然每組是以一個、兩個、或三個故事的組合方式組成故事組，但每組故事的組合，是以故事可如何幫助「建構偏見」，和故事可如何被使用來指導兒童「去除偏見」的概念下產生的。像第一組故事的組合，三隻小豬和三隻小狼和大壞豬是以傳達「一般偏見」和去除「一般偏見」的概念來組成故事成為故事組。也就是，三隻小豬是傳達「一般偏見」的故事，三隻小狼和大壞豬是嘗試顛



覆三隻小豬既定成俗偏見所寫的故事。透過這樣的組合，本研究可藉以說明故事可如何幫助「建構偏見」，和可如何被使用來指導兒童「去除偏見」。第二組故事的組合，白雪公主和七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ves)是傳達「性別偏見」的故事，紙袋公主(The Paper Bag Princess)和威廉的洋娃娃(William's Doll)是顛覆性別偏見的故事。第三組故事的組合，穿長靴的貓(Puss in Boots)是傳達「階級偏見」的故事，馬良和他的神奇畫筆(Liang and the Magic Paintbrush)是顛覆階級偏見的故事。

最後一個故事，芭芭雅嘎奶奶(Babushka Baba Yaga)是顛覆種族偏見的故事。在這組故事中，只有一個故事自成一組，來探討族群問題是因為，猶如大家所知，人類長期以來對族群歧視的方法之一是，把某些族群當成是不重要的次等文化，因之，這些族群的文化是不會出現在文本、故事、或媒體上。換句話說，只有主流文化，鮮有其它族群文化出現在一般人類的生活當中。因之，當探討族群議題時，較不容易找到相互對應的「建構偏見」和「去除偏見」的故事組來探討議題。但把某些族群當成是不重要的次等文化，不讓這些族群的文化出現在文本或媒體上，也是一種歧視。因此，本研究決定選取以一個文本自成一組的方式來探討族群歧視這個議題，同時用以說明早期主流文化對其它族群歧視態度的結果。至於要如何幫助兒童去除偏見，我們必須先要知道故事是如何運用它的力量來建構讀者知識，要了解這樣的閱讀過程，我們需從論述理論來著手。

二、論述理論

Nodelman (1996)告訴我們，論述指的是「一個故事怎麼被說」，而一位作者如何敘述他或她的故事影響我們對故事的了解，英文原文是這樣定義論述的：“The discourse – how a story is told – affects how we understand the events being described” (p. 61)。當一位作者論述他或她的故事，主角是最重要的，因為主角通常是作者使



用來傳達他或她所想要傳遞的價值或概念，只要兒童對主角產生認同，兒童可能因此習得故事所欲傳達的價值觀，Zipes(1983)這樣告訴我們：“Reading... involves identification.... direct identification of a child with the major protagonist begins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hrough reading” (p. 57)。

但「論述理論」要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不同或是相反」的概念，也就是，故事透過陳述主角如何與其它角色的不同，來建構讀者故事所欲建構的價值觀和行為(Zipes, 1983)。以 Louie(1982)的葉限(Yeh-Shen: A Cinderella story from China)這個故事為例，葉限因為她的善良與好，嫁給了王子，葉限的姐姐因為她的邪惡，而被亂石打死。這樣的故事，使用「好：壞」和「善良：邪惡」，也就是「不同或是相反」的概念，引導我們拒絕認同葉限的姐姐，轉而向葉限學習。但再仔細觀察葉限的行為，葉限被刻劃成是位溫柔、會做家事、等待被人發現的女孩子，當王子被觀察，王子是位積極、勇於追求、有智慧的人，而能發現葉限，最後兩人以結婚收場。也就是，葉限和王子是故事提供予讀者認同並期望讀者能模仿學習的對象，但問題是，葉限和王子所呈現的是性別角色歧視的行為。透過這樣「不同或是相反」的概念和結果來呈現故事，故事不只影響讀者對故事的了解，更無形中建構了讀者故事所欲建議的價值觀和行為。

對於故事透過「不同或是相反」的概念，長期建構我們既定成俗偏見的概念，Belsey(1980)建議我們應該要拒絕接受單一觀點的故事文本，把不同觀點的故事文本帶進教室，使用這不同觀點的故事文本，衝擊讀者原有既定成俗的想法，打破讀者原有偏見的概念，可提供讀者機會，反省並思考其既定成俗的想法，以及能自我決定是不是、要不要接受故事所提供的觀點和建議。Belsey(1980)用討論兩種不同文本的方式，啟發我們以上的想法，這兩種不同文本是質疑的文本(the interrogative text)和古典真實主義文本(the classic realism)：



The interrogative text refuses a single point of view, however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but brings points of view into unresolved collision or contradiction. It therefore refuses the hierarchy of discourses of classic realism, and no authorial or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points to a single position which is the place of the coherence of meaning. (p.92)

換句話說，傳統和顛覆文本同時在教室的使用，可提供讀者機會了解故事可如何建構他或她們的概念，和故事可如何衝擊他或她們既定成俗的想法，以幫助他或她們打破原有的偏見，進而發展出個人的意思與想法。讀者的偏、不偏見，與未來社會結構之建構，有賴於教師在教室的努力。以下，本研究將依序，從「一般歧視」議題之探討，進行到「性別、階級、和種族歧視」特定議題之探討，討論聚焦在文本可如何幫助「傳達或是建構偏見」和可如何幫助「去除偏見」。

三隻小豬 (*The Three Little Pigs*)

三隻小豬這個故事開始於豬媽媽跟三隻小豬說，它們長大了，應該要出去建立自己的家，並叮嚀它們要小心大野狼，接著三隻小豬就離家了。豬大哥在路上遇到一個拿稻草的人，它跟他要了一些稻草，就用稻草蓋了房子。豬二哥在路上遇到一個拿樹枝的人，它跟他要了一些樹枝，就用樹枝蓋了房子。豬小弟在路上剛好看到有人正在用磚塊蓋房子，它跟他要了一些磚塊，就用磚塊蓋了房子。蓋完之後，每個人都認為它們很安全，大野狼不能對它們怎麼樣。結果，大野狼把豬大哥和豬二哥的房子吹倒，並把兩個人吃掉。大野狼因吹不倒豬小弟的磚塊房子，想從煙囪進入房子把豬小弟吃掉，豬小弟剛好在煮湯，大野狼一跳下去，正好被熱湯給燙死。

明顯的，三隻小豬這個故事使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透過豬媽媽跟三隻小豬說要小心野狼，就把豬和野狼的不同區隔開來，豬是善良、是好的，野狼是邪



惡、是壞的，更使用「善良：邪惡」和「好：壞」這樣「雙極相反」的概念，告訴讀者，豬和野狼兩者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豬是好的，因此能保全它的生命，野狼是壞的，因此被熱湯給燙死。故事這樣的刻劃，足令讀者印象深刻，並意識到邪惡的恐怖下場，和善良的好處。

除了良善之外，這個故事也使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豬大哥和豬二哥太單純，豬小弟比較聰明，換句話說，使用「單純：聰明」這樣「雙極相反」的概念告訴讀者，這樣的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明確來說，豬大哥和豬二哥太單純，沒想太多，因而沒用好的材料建造堅固的房子，其結果當然是它們被大野狼吃掉。豬小弟是聰明的，用磚塊建造一間堅固的房子，因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故事這樣的刻劃，也讓讀者意識到，要避免像豬大哥和豬二哥一樣太單純，應該要跟豬小弟一樣，多想一些，用磚塊建造堅固的房子，這樣就可以防禦邪惡的壞人，保全自己的性命。

雖然三隻小豬這個故事總是帶給讀者歡樂的閱讀經驗，但歡樂下的處罰，也就是，豬大哥和豬二哥被大野狼吃掉，和大野狼被熱湯燙死，接連三個死亡的意象，足令讀者意識到故事主旨「善良：邪惡」、「好：壞」、和「單純：聰明」等的重要，這樣的了解，不只沉澱在讀者的記憶，也成為永難磨滅的概念、成見、與偏見。對於三隻小豬這個故事傳達的概念，以下，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中的三隻野狼發聲出它們的不平與看法。

三隻小狼和大壞豬 (The Three Little Wolves and the Big Bad Pig)

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開始於狼媽媽跟三隻小狼說，它們長大了，應該要出去建立自己的家，並警告它們要小心大壞豬。三隻小狼在告訴媽媽它們會小心防範大壞豬之後，即離家了。很快的，三隻小狼遇到一隻推著磚塊的袋鼠，它們就跟



袋鼠要了些磚塊，一起蓋了間磚塊房子。蓋完後，隔日，三隻小狼在花園裡打槌球，但當它們看到大壞豬來了之後，它們就跑進房子裡，把門鎖起來。大壞豬生氣的要將房子吹倒，但因吹不倒，它拿了一支大鎚，把房子打破。就在房子倒前，三隻小狼害怕的逃離了房子，並決定要蓋更堅固的房子。

走著走著，三隻小狼遇到了一隻海獺正在攪拌水泥，它們就跟海獺要了些水泥，然後就一起用水泥蓋了房子，蓋完後，三隻小狼覺得很安全，就在花園裡打羽毛球，但當它們看到大壞豬來了之後，它們又很快的跑進房子，把門鎖起來。大壞豬再次生氣的要將房子吹倒，但因吹不倒，它拿了一支氣動鑽，把房子鑽碎。就在房子倒前，三隻小狼發抖的逃離了房子，並決定要蓋更強壯的房子。

就在這時候，三隻小狼看到一隻犀牛開著一台載著有刺的鐵絲、鐵條、鐵板、和金屬掛鎖的卡車經過，三隻小狼就跟犀牛要了一些它車上的東西，然後又一起蓋了一間非常堅固的房子，在覺得安全了之後，三隻小狼在花園裡玩跳格子。但當它們看到大壞豬來了之後，它們就又很快的跑進房子，闔了門，又把它們所擁有的 37 道掛鎖全鎖上。大壞豬再一次生氣的要將房子吹倒，但因吹不倒，它拿了一捆炸藥，點燃了導火線，砰一聲，就在房子爆開時，三隻小狼即時的夾著燒焦的尾巴逃離了房子。

三隻小狼開始思考是不是它們蓋的房子出問題，就在這時候，它們遇到推著花的紅鶴，三隻小狼就跟它要了些花，用花蓋了房子。這次，三隻小狼所蓋的房子，是間非常脆弱的房子，風一吹就會搖擺，但是這是一間非常漂亮的房子。隔天，大壞豬就又來了，它按了門鈴，要求三隻小狼開門讓它進入，三隻小狼不願意，大壞豬就準備要把房子吹倒。可是當它深呼吸，它聞到花香的味道，覺得很棒，突然間，它似乎忘記原本要把三隻小狼房子吹倒的事情。更且因為，它越吸花香越喜歡，隨之，它的心也跟著軟化，同時也了解到，它之前的行為是很恐怖的，就在這一刻，



它決定要變成一隻大好豬，它開始唱歌、跳舞。

雖然有點擔心，但三隻小狼很快了解到大壞豬是真的變了，因此，它們從房子內跑出來，跟大壞豬一起玩，玩累了，三隻小狼邀請大壞豬進入房子內休息，請它喝茶，請它住下來。豬接受了它們的邀請，從此以後，四個人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明顯的，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企圖衝擊讀者多重既定成俗的想法和偏見：首先，三隻小狼是善良、是好的，豬是邪惡、是壞的，透過這樣的刻劃，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顛覆三隻小豬這個故事原先的刻劃，豬是好的，野狼是壞的。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樣的刻劃，不外是希望讀者能意識到，事實上，野狼可以是好的，而豬的壞可能更勝於野狼的壞。

接著，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刻劃三隻小狼一起蓋房子，而不是像三隻小豬一樣，是個別蓋房子。明顯的，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樣的刻劃，企圖衝擊讀者「個人英雄主義和競爭」概念的不適當，希望讀者能意識到，事實上，「合作」也是一種可思考的方式。

接下來，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刻劃三隻小狼聰明到，一起蓋了一次比一次更堅固的房子跟大壞豬劃清界線，抵制並防禦它，同時也保護自己的生命與安全，其結果是，大壞豬氣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它們的房子給摧毀掉。明顯的，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樣的刻劃，企圖衝擊讀者「學習豬小弟的聰明，建造堅固的房子防禦別人」是絕對對的作為嗎？明確來說，聰明到用蓋一次比一次堅固的房子(在未了解對方之前)與對方劃清界線並排擠對方(大壞豬)，把聰明用在這樣的地方對嗎？透過這樣的衝擊，故事不外是希望讀者能意識到他或她們原本既定成俗的想法和偏見。

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極終要顛覆的是，三隻小豬這個故事中，「我們：你們」這樣既定成俗的概念所帶來的偏見和歧視。也就是，三隻小豬心存著「我們：



你們」這樣的不同的概念。我們(豬)這一方是善良的，並既定成俗的認為對方(你們、野狼)是邪惡的、壞的，所以用蓋房子的方式與對方劃清界線，拒絕對方，不想了解對方，也不想與之交往。不但自己日子過的很緊張，因為對野狼莫名的害怕，最後更是在不了解對方的情況下，一鍋熱湯把對方給燙死，還慶幸自己很聰明。

對以上三隻小豬這個故事中，「我們：你們」這樣既定成俗的概念所帶來的偏見和歧視，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顛覆了這樣的看法。在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中，我們野狼是善良的一方，你們豬是邪惡的、壞的一方，所以野狼用蓋房子的方式與對方(豬)劃清界線，不想與之交往。接著，一看到大壞豬，就立即跑進房子躲起來，雖然原因是三隻小狼害怕被吃掉，但這樣的行為，也有可能讓對方覺得，它被羞辱、排擠、與拒絕，難怪大壞豬會想要把三隻小狼的房子吹倒，更氣到把它們的房子鎚破、鑽破、和炸掉。

當三隻小狼了解到「我們：你們」這樣「雙極相反」的概念是它們偏見的來源，和這樣偏見可能造成對方深切的傷痛之後，它們立即停掉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和行為。用花來建造它們的房子，即是小狼們反省自己偏見的符碼。而當大壞豬發現它不再被隔離、拒絕、和歧視之後，它也卸下心防，除了反省自己之前行徑的極端與恐怖之外，像是鎚破、鑽破、和炸掉別人房子，也願意改變自己，大壞豬當下決定改變自己成為大好豬，並願意與三隻小狼做朋友。因此，故事的結尾不是把某人害死，還自覺的很聰明，故事的結尾是，三隻小狼和大壞豬四個人因為彼此的了解而成為真正的朋友，從此以後，一起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個故事嘗試顛覆三隻小豬這個故事中多重既定成俗的定見和偏見，可見作者對讀者長期以來被建構的偏見，顯現出他的憂心，同時也反應出他深切的期望，希望透過這個故事改寫，讀者能有更多的機會思考，能了解到，人心裡存著「不同」這樣的概念，是如何可對人類生活和社會造成很負面的關係和影



響，小則劃界，大則發動戰爭殲滅別人的國家或家園。因此，了解我們的偏見是如何被建構，並找出方法來「去除和解構偏見」是重要的，以期人類能尊重別人的不同與差異，了解「人人均等」的重要，如此人類的生活和社會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與幸福。

白雪公主和七矮人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ves)

白雪公主和七矮人這個故事開始於王后本來就不喜歡白雪公主，當她從魔鏡那裡知道，長大後的白雪公主比她美麗時，她叫僕人把白雪公主帶到森林裡殺掉。但這位好心的僕人，不但沒殺白雪公主，還叫白雪公主逃走。跑著跑著，白雪公主來到七矮人的家，在她跟七矮人解釋，她為什麼會跑到他們家之後，七矮人邀請白雪公主住下來，因為感謝七矮人讓她留在他們家裡，她告訴七矮人她會做家事，像是煮飯、掃地、整理床舖等，故事原文是這樣描述的：

‘I’m sorry I came into your houses,’ she said. ‘I ran away from the horrible queen and I was so tired, I fell asleep.’

‘Don’t worry,’ said the dwarves, ‘you can stay here. We go off to work every day. You can help us with the house if you like.’

‘Oh thank you,’ said Snow White. ‘Then I will be safe from the horrible queen. I can cook and clean and make the beds.’ (Bradshaw, 2000, pp.15–16).

接下來，白雪公主在七矮人的家過著無憂快樂的日子。但王后從魔鏡那裡知道，白雪公主沒死，因此，她把自己裝扮成一位老太婆，到小矮人的家，兜售一支毒梳子給白雪公主，希望可以把白雪公主毒死。而白雪公主也很天真的就買了梳子，一梳，當場即中毒，倒在地上，一直到小矮人工作回來，把毒梳子從白雪公主的頭髮



上拔下來，白雪公主才甦醒過來。

可是王后從魔鏡那裡再次知道，白雪公主沒死，因此，她又再次把自己裝扮成一位老太婆，到小矮人的家，兜售一顆毒蘋果給白雪公主吃，希望這次可以把白雪公主毒死，她即可成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單純的白雪公主，未記取上次的教訓，還是跟老太婆買了毒蘋果，一吃，又中毒，倒在地上。當小矮人工作回到家，發現白雪公主死了，而這次他們也不知道要如何把白雪公主救活，七矮人就決定要把白雪公主放入棺木內，但發現白雪公主實在太美了，因此，最後決定把白雪公主放在玻璃的盒子內，這樣他們就每天還可以看到白雪公主。

一天，王子經過七矮人住的地方，看到美麗的白雪公主躺在透明的玻璃盒子裡，因白雪公主實在是太美了，王子打開盒子，把手放在白雪公主的臉上，突然毒蘋果從白雪公主的嘴巴掉了出來，白雪公主就這樣坐了起來，甦醒過來。王子就帶白雪公主回他的宮殿住，之後並與之結婚。當王后從魔鏡那裡知道白雪公主沒死，仍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時，氣到怒火中燒的毀了自己。

白雪公主和七矮人這個故事也是使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白雪公主是善良、是好的，王后是邪惡、是壞的，「好：壞」這樣雙極相反的概念告訴讀者，這樣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白雪公主是善良、是好的，因而能被王子給救活，並與之結婚。王后是邪惡、詭計多端的、是壞的，其結果當然是自我的毀滅。故事這樣的刻劃，不外是希望讀者意識到，要避免像王后一樣的邪惡，應該跟白雪公主學，就會有好的結果。

接著，這個故事也使用「男：女」雙極相反的概念，告訴讀者，男生應該像甚麼樣子，女生又應該像甚麼樣子，才能有圓滿的結局，才能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猶如我們所見的，白雪公主是位溫柔、善良、會做家事的、貌美的女孩子，但同時也是位不會使用自己的智慧、只會被動的等待被救援的女孩子。王子是位會



外出探險，並且看到或是遇到自己喜歡的人、事、物，是會積極追求的人。換句話說，白雪公主的個性和特性，是社會賦予女生既定成俗的個性和特性，也就是，是社會認為女生應該擁有的個性和特性，才像是個女生，王子的個性和特性，也是社會賦予男生既定成俗的個性和特性，也就是，是社會認為男生應該擁有的個性和特性，才像是個男生。

簡言之，透過「好：壞」和「男：女」這樣雙極相反的概念，男、女須要具備甚麼樣不同的行為與個性特性，才能找到不同性別的另一方，似乎也就在王子與白雪公主婚禮場景的這瞬間，交織著傳遞到讀者的心理，成為沉澱在讀者心底深處永恆的幻想、夢想、與錯覺。以下，紙袋公主和威廉的洋娃娃這兩個故事，就對社會上這些賦予男、女「性別角色」框架的成見與幻覺，發聲出它們所受到的困擾與失望。

紙袋公主 (*The Paper Bag Princess*)

紙袋公主這個故事一開始即描述女主角依麗沙白是位美麗的公主，住在城堡裡，穿著昂貴的衣服，正準備要跟王子結婚。不幸的，來了一隻噴火龍，把城堡擊碎，把公主所有的衣物燒光，並把王子給帶走。公主就決定要追噴火龍，把王子救回。有關公主決斷性的個性，故事文本原文是這樣描述的：“Elizabeth decided to chase the dragon and get Ronald back”(Munsch,1980). 但她身上衣物已被燒光，因此，第一件事即是找衣服穿，她到處看看，唯一能找到的就是一只紙袋，她就穿上了紙袋，開始追蹤噴火龍。

公主來到一個洞穴，她敲了門，是噴火龍出來開門，但噴火龍請公主回家，明天再來，因為它已經吃飽了。但公主不但不離開，還趁機跟噴火龍說：「聽說你是最聰明、最兇猛的噴火龍，若是這樣，你可以把十座森林燒光嗎。」噴火龍說：「可以。」



它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就把五十座森林給燒光了，再吸一口氣，把一百座的森林又給燒光了，當噴火龍吸第三口氣吹出時，火力小到連一個小肉丸也無法煮熟。

公主接下來跟噴火龍說：「聽說你可以在十秒鐘內環繞世界一周。」噴火龍回答說：「可以。」說完，它一跳，就在十秒鐘內環繞世界一周回來。公主緊接著又要求噴火龍再飛一次，噴火龍一跳，這次在二十秒鐘內環繞世界一周回來，但這次回來後，噴火龍實在是太累了，一躺下來，就睡著了。

公主就打開門，走進噴火龍的洞穴內，找到王子，解救了王子。但當王子看到公主，不但不跟公主道謝，竟然跟公主說：「依麗沙白，妳全身上下亂七八糟的，妳聞起來像燒焦的味道，妳的頭髮都打結，妳身上還穿著舊紙袋，當妳穿的像是一位真正公主時，再回來找我。」結果，公主依麗沙白斷然的回答王子說：「羅蘭，你的衣服很美，頭髮也很整齊，你看起來像是一位真正的王子，但你實際上是個大爛人。」結局是，兩個人沒有以結婚典禮收場。有關公主決斷的個性，斷然拒絕王子對她輕視與不尊重，故事文本原文是這樣描述的：

Elizabeth walked right over the dragon and opened the door to the cave.

There was Prince Ronald. He looked at her and said, "Elizabeth, you are a mess! You smell like ashes, your hair is all tangled and you are wearing a dirty old paper bag. Come back when you are dressed like a real princess."

"Roland," said Elizabeth, "you clothes are really pretty and your hair is very neat. You look like a real prince, but you are a bum."

They didn't get married after all. (Munsch, 1980)

明顯的，紙袋公主這個故事，企圖衝擊讀者以下既定成俗的想法和偏見：首先，藉由刻劃紙袋公主是位勇敢的、積極的、有決斷力的、和聰明的女性。紙袋公主這



個故事可使用來顛覆白雪公主和七矮人這個故事對女性的刻劃，像是依賴、無能、無智慧、和只會等待的這些個性特性，其目的不外是希望讀者能意識到，事實上，女性有無限的能力和潛能，足以克服困難和解決問題的。

接著，在紙袋公主救出王子之後，王子不但沒有感謝她的努力，還只注重表面的要求她，衣著、外貌要像個真正的公主，才要跟她在一起。對王子的態度，紙袋公主當下斷然的告訴王子，他是一個大爛人，並拒絕與之結婚。紙袋公主這樣的言行，也可使用來顛覆白雪公主和七矮人這個故事對白雪公主的刻劃，像是白雪公主的衣著、外貌一直都是符合男性的期望，其目的不外是希望讀者能意識到並思考，改變或是裝扮自己來配合男性的女人，就真的能取悅男人獲得真愛嗎？

最後，紙袋公主這個故事的情節，從讀者最期待渴望的事件開始描述，也就是，「王子和公主」準備要結婚，到刻劃紙袋公主了解到，她必須要做長期以來「男人眼中的女人」，羅蘭王子才會願意與之結婚。紙袋公主因而從自己的渴望與夢想中覺醒，接著拒絕與王子結婚，選擇做自己。紙袋公主這個故事的情節，也可使用來顛覆白雪公主和七矮人這個故事的情節，也就是，成為「男人眼中的女人」並與王子結婚，就真的能「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

簡言之，紙袋公主這個故事，藉由顛覆社會賦予女性既定成俗的個性和特性刻劃、愛情觀、和打破「與王子結婚，從此以後，可過著幸福快樂日子」的飄渺幻想，它提供讀者機會思考 — 這些既定成俗的想法真的可以帶來快樂嗎？以期讀者能「去除性別偏見」，了解個人的價值，尊重個人價值的重要，或許一個能讓個人盡情發揮能力與潛能的社會，才是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更且在這樣的社會中，似乎人的生存才真有其意義、價值、與重要性。



威廉的洋娃娃 (*William's Doll*)

故事一開始即告訴讀者，威廉想要一個洋娃娃，他想要抱它、搖它、餵它、並帶它到公園盪鞦韆，之後，帶它回家，哄它上床睡覺，早上叫它起床，再像父親般的把洋娃娃當成是自己的小孩再照顧一遍。故事文本原文是這樣的描繪威廉想要一個洋娃娃的心情：

William wanted a doll. He wanted to hug it and cradle it in his arms and give it a bottle and take it to the park and push it in the swing and bring it back home and undress it and put it to bed and pull down the shades and kiss it goodnight and watch its eyes close and then William wanted to wake it up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came in and start all over again just as though he were its father and it were his child. (Zolotow, 1972, pp.5-10)

威廉的爸爸於是買了一個籃球給他，想轉移他對洋娃娃喜愛的注意力。威廉的弟弟跟他說，他是個男人毛骨聳然的人。隔壁的男孩跟說他，他像個女生。有了爸爸給的籃球，威廉開始學打籃球，也很會打籃球，但他仍想要一個洋娃娃。之後，他爸爸又買了玩具火車給他玩，再次想轉移他對洋娃娃喜愛的注意力。威廉玩火車，玩的很高興，但他仍想要一個洋娃娃。一天他奶奶來訪，威廉打籃球給奶奶看，也讓奶奶看他的玩具火車，之後，他和奶奶一起出去散步。這時威廉告訴奶奶，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個洋娃娃。奶奶跟他說：「很棒。」奶奶就帶威廉到商店去，買了一個威廉想要的洋娃娃。威廉的爸爸不是很高興，但奶奶說服他，透過洋娃娃，威廉可練習將來如何成為一位父親。

威廉的洋娃娃這個故事企圖衝擊讀者對男性既定成俗的想法和偏見。藉由刻劃



威廉這個男孩，他喜歡洋娃娃，希望自己擁有一個洋娃娃，更希望能像父親般的，把洋娃娃當成自己的小孩照顧，這個故事可使用來顛覆像白雪公主和七矮人這個故事對男性的刻劃，像是男生是勇敢的，喜歡探險和從事戶外活動。其目的不外也是希望讀者也能意識到，事實上，男性也有「母性」這樣的個性和特性，可以是很好的裸姆，很好的小孩照顧者。用性別角色的框架框住男生，不只是人類的偏見，更糟的是也會限制男生對其本身能力的探索和潛能的發揮。這個故事再次的發聲出，希望讀者能了解到人類的不同與差異，並尊重這些不同與差異。

穿長靴的貓 (Puss in Boots)

這個故事開始於一位磨坊的主人，當他死的時候，他沒有留下甚麼東西給他的三個兒子，除了他的製粉廠，一隻驢子，和一隻貓。三個兒子就決定了，老大分到製粉廠，老二分得驢子，把最沒價值的貓給了老三。老三對大哥和二哥把貓分給他非常的沮喪，因為一隻貓是無法幫他維持他的生計。

當貓聽到它主人的抱怨，它跟它的主人說：「主人，您不要擔心，只要給我一個袋子和一雙靴子，您就會發現，您沒有您想像中的那麼糟。」雖然老三不是很相信貓說的話，但他還是把貓要的東西給它。貓就用了袋子和一條繩子抓了一隻野兔，接著，就來到皇宮，對國王行了鞠躬禮之後，就用它主人的名義把野兔送給國王，國王也很高興的接受了禮物。接下來，貓又用它的袋子捉了兩隻鷓鴣，把兩隻鷓鴣也送給國王，國王很高興的又收了禮物，也命令他的僕人給貓一些獎賞。過了二、三個月，貓又送了些獵物給國王。

有一天，貓知道國王跟他漂亮的女兒會經過一條河流，它就跟它的主人說：「主人，您的好運到了，您只要到河裡游一下泳，其餘的留給我處理就好了。」老三就按照貓的指示，到河裡游泳，當國王的馬車經過時，貓就開始大喊：「救命！救命！」



我的主人溺水了。」國王聽到呼喊聲，探頭一看，發現喊救命的是送他很多獵物的那隻貓，國王於是叫他的隨從去救援貓的主人。當國王的隨從把老三拉到岸邊時，貓就跟國王講：「當我的主人下水游泳時，小偷把他的衣服給偷走了。」國王於是命令他的僕人把皇宮的衣服拿來給貓的主人穿。一穿上華麗的衣服，襯托出英俊的臉孔，公主很快的喜歡上貓的主人，國王也順勢的邀請貓的主人坐上他的馬車跟他同遊。

貓看它的計劃進行的還不錯，接著，它看到一些農奴在除草，貓就跟這些農奴說：「等一下，國王會經過這裡，我要你們跟國王講，這塊草地是 Marquis of Carabas 的(貓給它的主人所取的封號)，你們若不這樣說的話，你們會被砍成碎片。」因此，當國王經過這塊草地並詢問地是誰的，那些農奴就照著貓說的回答了國王。接下來，貓跑在國王的前面，看到一些農奴在收割，貓就跟這些農奴說：「等一下，國王會經過這裡，我要你們跟國王講，這塊麥田地是 Marquis of Carabas 的，你們若不這樣說的話，你們就會被砍成碎片。」過了幾分鐘以後，國王來到麥田地，農奴也就照著貓說的回答了國王。接下來，貓也是跑在國王的前面，跟農奴說一樣的話，結果是，國王很驚訝貓的主人的富有。

最後，貓來到一座城堡，這座城堡是一個會吃人的妖怪所擁有，而且剛剛國王所行經的那些土地就是他的。在貓見到妖怪後，它跟妖怪說：「聽說您可以把自己變成任何一隻自己喜歡的動物，像是獅子、大象。」妖怪回答說：「是的，我現在就把自己變成一隻獅子，證明給你看。」妖怪就真的把自己變成一隻獅子給貓看。接著，它又跟妖怪說：「聽說您可以把自己變成任何一隻小動物，像是老鼠。」妖怪就又真的把自己變成一隻老鼠給貓看。貓一看，就把老鼠捉起來，一口吃掉了。這時國王也來到妖怪的城堡，貓就跟國王說這是它主人的城堡。國王很滿意老三所擁有的財產，於是就把公主嫁給了老三。



明顯的，穿長靴的貓這個故事使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透過「高階：低階」這種「雙極相反」的概念，告訴讀者，兩者位階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高階，像是國王或是貴族，與一般低階的人不同的是，國王是高階的，因此，會收到別人送來的(特殊)禮物，像是野兔、鷓鴣這樣的獵物，大家會對他很尊重，像是對他鞠躬，出門有馬車可坐，有很多僕人可以使喚、服侍他，是最有特權、力量、和錢的人，過的是舒適富裕的生活。一般人是低階的，因為這樣的不同，要辛苦的除草、耕耘、收割、和工作來換取自己三餐的溫飽。故事這樣的刻劃，也就是，由於位階的「不同」產生「好：壞」不同的生活結果，足令讀者印象深刻，不僅意識到貧窮的辛苦，也了解到富裕生活的優勢。因此，「渴望能擁有田產、城堡(房產)、並透過與高階的人(像是公主)結婚取得力量和特權，以期能改變自己的困境或是現狀」，成為潛藏在心底最深處的梦想，以期有朝一日，能像老三一樣夢想成真。

這個故事，似乎就在國王告訴老三要把女兒嫁給他這一刻，老三(和讀者)渴求改變現狀的渴望，得到了滿足和安全感時，不僅引領讀者知道「從低階爬升成為高階和擁有財富與特權」的重要，同時也帶領讀者不自覺的成為階級概念的支撐者，階級偏見社會的維護者，原因是，此故事中的社會結構是封建階級的社會結構，而在老三成為國王之後，即使他是一位仁慈的君主，願意善待人民，但他所統治的國家仍是一個階級的社會結構 (Zipes, 1983)。

以下，在馬良和他的神奇畫筆這個故事中，對於位於高階的人如何合理化他們的力量與特權和位於低階人的弱勢做刻劃，並給予位於低階的人發聲出他們的不平與看法。

馬良和他的神奇畫筆 (Liang and the Magic Paintbrush)

這個故事開始於一位叫「馬良」的小男孩，他以撿柴薪為生。但他很喜歡畫畫，



可是他很窮，連一支畫筆都買不起。有一天，他經過一間藝術學校，他走進學校詢問老師，是否可以教他畫畫，結果老師拒絕他。儘管如此，馬良還是繼續的畫，直到有一晚上，他在睡覺，突然，一位騎著鳳凰的老者出現，塞了一支筆在他手裡，並告訴他，那是一支有魔法的筆，請他小心使用，馬良高興的跳了起來，跟老者說了謝謝之後，他就開始畫圖。

馬良畫了一隻鹿，他發現，當他一畫完，圖上的鹿就變成一隻活生生有生命的鹿。他知道他的筆確實是一支有魔力的筆，因此，他決定要畫一些東西給他貧窮的朋友和他的父母親。接著，他到市場去賣他的畫，而他在市場畫的畫，他不會去完成它，以免被發現他的筆是有魔力的筆。結果，有一天，當馬良畫了一隻鶴，要賣出去時，不小心，一滴墨水滴下來，剛好成了鶴的第二隻眼睛，就這樣，鶴的這張圖完成。圖上的鶴當場變成一隻活生生有生命的鳥獸飛走了，從此以後，市場的人知道，馬良有一支有魔力的筆。

當皇帝知道馬良的筆之後，帶了大批人馬來搶馬良的筆，馬良拒絕把他的筆給皇帝，皇帝就叫他的手下，把馬良綁起來，押回皇宮。接著，皇帝就下令馬良畫龍，馬良畫了一隻蟾蜍給皇帝。皇帝又下令馬良畫鳳凰，馬良就畫了一隻公雞給皇帝。皇帝非常的生氣，就叫他的手下把馬良關起來，搶了馬良的畫筆自己畫。首先，他畫了好多金山，沒想到金山變石頭，從他的桌子滾下來，滾到地上。皇帝又嘗試畫了樹，沒想到樹變大蟒蛇，差點把皇帝的頭咬掉。

馬良知道他的筆在皇帝的手上，終會失去它的魔力。因此，他請人跟皇帝說，只要還他自由，他願意為皇帝畫任何東西。皇帝同意了，就把馬良放出來。皇帝立即要求馬良畫海洋，畫魚，畫一艘皇帝和他的家臣可坐上去的船，皇帝就帶著他的家臣上了船。接著，皇帝命令馬良畫風，讓船行走。之後，皇帝又要求要更強的風，馬良就給皇帝更強的風。當皇帝覺得風太強，要馬良停止時，馬良並未讓風停止，



任由風把皇帝的船吹翻，沖成碎片，皇帝因而溺死。故事讀本的原文是這樣描述的：

“Enough!” the emperor cried.

But Liang would not listen.

He drew so much wind, the boat keeled over and broke into a million pieces. The emperor and the royal family sank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 (Demi, 1980)

馬良和他魔筆的事情傳遍所有地方，但之後，馬良去了那裡，沒有人知道。

明顯的，馬良和他的神奇畫筆這個故事，企圖衝擊讀者對階級既定成俗的想法和偏見。也就是，如果馬良像穿長靴的貓這個故事裡面的貓一樣，把他擁有的最特別的寶物 — 「神奇畫筆」自動送給皇帝，皇帝也就不會追殺他了，說不定還會給他一些獎賞，或者是讓他娶他的女兒，並把他的帝位傳遞給他。

換句話說，穿長靴的貓這個故事對階級的刻劃是這樣子的，國王是高階的，因此，會有人來送禮物，會有人對他行鞠躬禮，會有很多僕人服侍他，出門有馬車可坐，是最有特權、財富、和力量的人。與國王相比，故事中其它所有的人均是低階，像是農奴，因為這樣的不同，一般人要做的事情是，迎合並服從位於高階的人，像是送禮物、鞠躬、和服侍，以求能滿足位於高階的人的需求與快樂。也就是，在穿長靴的貓這個故事的社會中，一個社會能維持它的和諧，皇帝（高階）與其它的人（低階）能和平相處，是因為，位於低階的人，願意接受他們永遠低階的命運，並願意行動迎合並服從高階的人。而像老三這樣的人 — 希望爬升成為高階的人，當然願意將自己的財富獻給高階的人，讓高階的人可以累積更多的財富，這樣的行為除了合理化位於高階人的力量與特權，也透過這樣的方式，當老三取得他自己所想要的財富與力量時，也合理化了自己累積財富與力量的特權。

但馬良選擇的是，不只拒絕把畫筆給皇帝，更拒絕聽從皇帝的命令。猶如我們



所讀，當皇帝知道馬良的畫筆之後，即帶了大批人馬來搶奪馬良身上唯一的財產——「神奇畫筆」，而皇帝要那支畫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想要一座座的金山，也就是，他想要更有錢，想要取得和累積更多的財富，而馬良對皇帝貪婪的態度是拒絕以對。在皇帝強奪馬良的「神奇畫筆」不成之後，他就把馬良捉回皇宮，接著他就命令馬良畫他想要的圖，像龍和鳳凰，對皇帝的命令，馬良是拒絕聽從；並在故事最後，當皇帝跟說馬良風夠了，馬良也拒絕聽從皇帝的命令讓風停下來，他任由風把皇帝的船吹翻，沖成碎片，讓皇帝因而溺死。換句話說，高階的人理所當然的認為低階的人應該要滿足他的興趣與需求，而馬良對皇帝的態度是，對一位已是全國最富有與最有特權的人，還想透過他理所當然的認為，他的高階就可以任意取得他所想要的東西和使用他的特權，給予拒絕。馬良和他的神奇畫筆這個故事，這樣顛覆性的刻劃，明顯的，希望讀者能意識到，事實上，人是可以拒絕他被社會理所當然的分配到低階的位子。因此，當某些人合理化自己位於高階的位子，並理所當然的使用力量與特權時，位於低階的人是可以拒絕的。

此外，在故事最後的部份，馬良任由風把皇帝的船吹翻，讓皇帝溺死。也就是，故事是以「一個無政府的狀態，而不是一位新皇帝的就任」來做結尾，這樣的刻劃，可以使用來顛覆穿長靴的貓這個故事的結尾，也就是，老三跟公主結婚後，將來有可能成為國王，但問題是，如之前所陳述的，「即使老三是位仁慈之君主」，他像之前的國王一樣，是一個維護封建階級體系的統治者，而封建階級體系所維持的是一個人不平等的社會。因此，馬良讓皇帝溺死，這樣的刻劃，提供讀者機會思考，接下來，我們應該建構一個甚麼樣的社會結構，是不是可以建構一個相互尊重均等的社會結構。其實，人基本上是一樣的，人的不同(像是被分階級)大多是受社會所給予的外加條件而產生的，像是位階、特權、和財富等，若故事中的皇帝了解到這個點，就不會認為他有理所當然的力量與特權可以搶奪別人的財產、對別人下命令、



和囚禁別人，而對別人的拒絕，也就會較願意接受。或許把故事的結尾改成讓皇帝成為一般貧窮的平民，過一般平民的生活，皇帝與讀者也許可以開始理解到人權的意義。如此，才不會有人(高階)認為自己擁有所當然的力量和特權，也不會有人(低階)行動服從某些人(高階)，幫助合理化位於高階人的力量與特權，如此每個人的生存權也才能受到保障。

芭芭雅嘎奶奶 (Babushka Baba Yaga)

這個故事開始於敘述，芭芭雅嘎奶奶是傳說中，會吃人(特別是小孩)的妖怪一族，殘存的最後一個妖怪，她一個人住在深林裡，她自己吃，自己睡，因她知道大家都認定她們這一族人是會吃人的妖怪，這樣的認知，讓她的孤寂更是特別的難以忍受。因此，她只能很悲傷的遠遠的望著村裡的居民舉辦活動和慶典，談論養小孩的快樂與辛苦。芭芭雅嘎奶奶也很希望有自己的一個小孩，但她知道自己年紀太大，不可能有小孩了。

有一天，她看到村民的衣服曬在外面，她把自己整理好，穿上那衣服，讓自己變成(看起來)像村裡的居民，就進入村莊，想與居民一起生活。在村莊裡，芭芭雅嘎奶奶從村民的談論中知道，有一位媽媽因為要工作而無法照顧她的小孩，這位媽媽的名子是 Natasha，她的小孩叫 Victor，芭芭雅嘎奶奶就來到這位媽媽的家中。Natasha 看到芭芭雅嘎，很高興的跟她打招呼，並詢問芭芭雅嘎為何會來到這裡，芭芭雅嘎就跟 Natasha 說，她剛到這個村莊，需要一個住的地方，她願意煮飯、打掃、和照顧她的小孩來換取她的食宿，Natasha 正需要這樣的幫忙，因此就同意讓芭芭雅嘎跟她們一起同住，芭芭雅嘎從此不再孤單。

自此，Natasha 白天外出工作，芭芭雅嘎就跟 Victor 把房子打掃乾淨，做完家事，芭芭雅嘎就帶 Victor 到她住的森林邊處玩，因為這是芭芭雅嘎最喜歡的地方，芭芭



雅嘎還會說攸關她文化的故事和唱歌給 Victor 聽，這樣的生活方式是 Victor 從未經歷過的，故事原文是這樣敘述的：

Oh, how happy she was! When Natasha went to work in the mornings, she and Victor cleaned the little house together. When all of the tasks were done, Baba Yaga took Victor to the edge of the woods. This was her favorite part of the day.

She pulled Victor into her lap. As she cradled him there, she told him wondrous tales and legends of the great forest. She sang him songs that he had never heard before. Then they would just sit there together and daydream without words at all. (Polacco, 1993)

隨著時光的流逝，芭芭雅嘎和 Victor 的感情也愈來愈好，芭芭雅嘎很滿意她現在的生活。但有一天，村裡的婦女聚在一起，開始對小孩講故事打發時間，其中一位講到芭芭雅嘎她們這個族群的故事，她告訴小孩，芭芭雅嘎是會吃小孩和會用咒語的妖怪，當故事講到這裡，其它婦女附和的告訴小孩，芭芭雅嘎是醜陋的、邪惡的妖怪。聽到這樣的故事，芭芭雅嘎的心裡非常的沉重，當晚她下了一個決定，那就是在 Victor 發現她真正的身分之前，她要離開他。留下一張字條，感謝 Natasha 的收留，芭芭雅嘎回到森林裡。

自此，Victor 常來到森林邊處，因為這是他跟芭芭雅嘎之前最常來的地方。有一天，就在森林邊處，在 Victor 還來不及反應之前，一群野狼已虎視眈眈的看著他。Victor 開始大叫求救，可是野狼已把他包圍起來，村民跑過來幫忙，但是無法靠近 Victor，因為野狼對著他們怒吼。看到這樣的情形，Natasha 也開始大叫求救，就在這時候，芭芭雅嘎出現，把野狼趕走。接著，芭芭雅嘎走近 Victor，Natasha 和村民看到這樣的情形，以為芭芭雅嘎要吃 Victor，開始尖叫起來。沒想到，芭芭雅嘎用



力的親了 Victor 一下，並將 Victor 擁在懷裡。對 Victor 來說，眼前這個妖怪，雖然他不認識，但從她抱他的方式，Victor 意識到救他的這個妖怪不是別人，而是他一直想念的褌姆芭芭雅嘎奶奶。

當晚，村民舉辦了一個很大的慶祝會，感謝芭芭雅嘎救了 Victor，就在這時候，其中一個村民對大家說：「那些用聽說得來的消息，而不是真正的去了解一個人，就對一個人下判斷的人，是很愚蠢的人。」故事原文是這樣寫的“Those who judge one another on what they hear or see, and not on what they know of them in their hearts, are fools indeed”(Polacco, 1993)! 聽到這樣的話，市長和村民都大聲的附和，同意這樣的說法。芭芭雅嘎很高興的接受村民的款待，從此以後，芭芭雅嘎被接受成為村裡的一員。

這個故事企圖衝擊讀者，對族群既定成俗的想法和偏見，也就是，這個故事在一開始的部分，就告訴讀者，芭芭雅嘎跟傳說中的她們這一族群是不一樣的，她其實是喜歡小孩、希望有自己的小孩，而不是會吃小孩的妖怪。芭芭雅嘎對小孩的愛，就在芭芭雅嘎把野狼趕走，解救了 Victor 的這個事件上，更是明確的顯現出來。如故事所描述，就在芭芭雅嘎救了 Victor 之後，她親了 Victor 一下，並自然而然的把 Victor 擁在懷裡，就從這個擁抱，Victor 認出救他的不是別人，而是他一直想念的褌姆芭芭雅嘎。故事對芭芭雅嘎這樣的描述，明顯的企圖希望讀者能意識到，芭芭雅嘎跟傳說中的妖怪確實是不一樣的。因此，尊重個人的不同與差異是重要的，更且，從聽說和謠傳中就對別人下判斷，有既定成俗的偏見和想法，此後，不僅敵視、更是莫名的仇視對方，(嚴重者，說不定就發動族群戰爭，攻擊對方，)也就是，用偏概全的方式來對待其它族群的人，實在是很不智的行為。更且，因為這樣，也可能失去了一位可以幫助大家的朋友，這實在是任一族群的一大損失。

此外，若因不了解對方，就敵視排擠對方，人類也會失去了了解其它文化的多



樣性與豐富性，以及增加自我文化內涵的機會，這是人類的另一損失。攸關這個部分，在芭芭雅嘎和 Victor 的互動上可明確的看出來。也就是，就在 Natasha 答應讓芭芭雅嘎住進她們的房子之後，Natasha 白天外出工作，芭芭雅嘎就負責照顧 Victor，而芭芭雅嘎照顧 Victor 的方式就是帶他到她住的森林邊處玩，說攸關她文化的故事和唱歌給 Victor 聽，而這樣的生活方式是 Victor 他原本文化不曾帶給過他的。而 Victor 與芭芭雅嘎的互動，明顯的，可增加 Victor 生活的豐富性。而在芭芭雅嘎離開了 Victor 之後，Victor 還會常到芭芭雅嘎經常帶他去的森林邊處玩，除了說明 Victor 對芭芭雅嘎的懷念，也說明了，Victor 對芭芭雅嘎帶給他不同生活方式的喜愛。

幸運的，就在芭芭雅嘎解救了 Victor，讓村民了解到她的不同和她為人特性之後，村民對他們既定成俗的想法和偏見改觀，放下對芭芭雅嘎的敵視和歧見，接受她成為村裡的一員。這個故事再次提供讀者機會思考，「去除偏見」和「尊重人人不同」的重要性，因為這些概念是社會能和平相處和國際能和諧共存的基本要素。

三、故事文本在教室的並用

在了解傳統故事文本和顛覆故事文本各自所潛藏的能力與影響力之後，教育現場教師若希望嘗試如何能將傳統和顛覆故事文本在教室同時使用，以下是可行方法之一：首先，使用「不同或是相反」的概念，來幫助小朋友發現長期被建構的既定成俗的偏見概念，接著比較顛覆故事文本和傳統故事文本的不同，其目的是讓讀者了解當代人類對歧視的改觀，就以三隻小豬和三隻小狼和大壞豬這兩個故事為例，教育現場教師可將「不同或是相反」的概念用以下方式呈現：

三隻小豬 vs. 三隻小狼和大壞豬

「好：壞」



「善良：邪惡」

「單純：聰明」

「我們：你們」

「個人英雄主義和競爭」：「合作」

反省偏見的符碼

接著，讓讀者討論兩個故事內是如何呈現這些「不同或是相反」的議題，最後，應注意的是不要將故事內所呈現的「反省偏見的符碼」直接要小朋友接受，而是讓小朋友們討論出自己的想法，因為故事文本畢竟只是一個建議性的提醒，以期這樣的故事文本分享方式，能幫助新的一代找出如何能建構相互尊重平等社會的方式與方法。

四、結語

事實上，教育現場教師不一定要同時擁有傳統故事文本和與之對應的顛覆故事文本才能進行教學，單純擁有傳統故事文本或是顛覆故事文本也可進行教學，只要堅持能把以下概念帶給讀者——每個個體，都是「獨立的個體」，是一個「人」，我們不能以「男：女」、「高：低」、或是「我們：你們」的概念來對待別人，也就是，堅持去除既定成俗偏見的教學，單純一種文本在教室的使用應也是可行的。

最後，雖然攸關一些偏見，和性別、階級、以及族群歧視議題，在當代的社會，大眾都有基本的概念。但明顯的，有些故事因為太有名，而自然而然的存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似乎也就理所當然的與這些故事共存，而未加以思索這些故事呈現了甚麼樣的議題和概念。為了國際間能和平共處，也為了下一代能擁有更均等的生活結構，持續探討、檢查有名的故事，並與孩童分享偏見概念的形成與改觀的重要，



應是文學課程教育從事者重要的工作之一。

參考書目

1. Belsey, C. (1980). *Critical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 Bradshaw, C. (2000).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ves*.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3. Demi (1980). *Liang and the magic paintbrush*.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4. Hunia, F. (1993). *The three little pigs*. Maine: Ladybird Books Ltd..
5. Louie, A. L. (retold)(1982). *Yeh-Shen: A Cinderella story from China*. New York: Puffin Books.
6. Munsch, R. (1980). *The paper bag princess*. New York: Annick Press Ltd..
7. Nodelman, P. (1996). *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ew York: Longman.
8. Perrault, C. (1990). *Puss in boots*. (M. Arthur, tran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9. Polacco, P. (1993). *Babushka Baba Yaga*. New York: Philomel Books.
10. Russell, D. L. (2005).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 short introduction* (5th ed.). New York: Allyn and Bacon.
11. Trivizas, E. (1993). *The three little wolves and the big bad pig*. New York: Aladdin Paperbacks.
12. Zipes, J. (1983).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3. Zolotow, C. (1972). *William's doll*. Mexico: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